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docst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荟取更多电子书

〔明〕譚元春著 陳杏珍 標校

譚元春集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文川网 古籍书城



I·1193 精裝定價：58.70元

ISBN 7-5325-2359-4



9 787532 523597 >

〔明〕譚元春 著 陳杏珍 標校

譚元春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譚元春集

(明)譚元春著

陳杏珍 標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 850×1136 1/32 印張32.875 橋頁 7 字數 548,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5325-2359-4

1·1193 精裝定價：58.70元

嶽歸堂合集卷一

景陵譚元春友夏著

四言

答素臣八章

截彼靈巖冽泉右之峩峩杉松青兕守之哲人
嶽峙薄言偶之

山有柏其葉爲裯良士碩膚褒衣博紳休問榮
暢棣棣津津莫我肯睽矧矧我嗔

鄒菴訂定譚子詩歸卷之一

竟陵譚元春友夏著

東海黃家鼎爾調閱

四言

答素臣七章

截彼靈巖冽泉右之峩峩杉松青兕守之哲人

嶽峙薄言偶之

其二

明刻本《鄒菴訂定譚子詩歸》

鵠灣集卷之四

竟陵譚元春友夏著

序

王先生詩序

醉藥軒遺詩序

潘景升戊巳新集序

秋閨夢戎詩序

周元如遺詩序

孟誕光詩經庄說序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一

嶽歸堂新詩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長洲 徐汎九

古吳 張澤草臣

評

五言古詩

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二首又和其來韻二首用呈懷抱近來步趨鍾譚者類知其清靈不知其蒼渾故求之愈親而去之彌遠也請從此等詩想其開闢排宕之勢則

前　　言

譚元春，字友夏，湖廣承天府竟陵縣人。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卒於明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舉天啓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湖北鄉試第一。對自己的鄉梓，譚元春在詩文中常用「景陵」、「復州」、「安陸州」等古地名來指稱。竟陵，清康熙以後改名為景陵縣，不久又改名為天門縣，屬安陸州，大約相當於現在的湖北省天門市。

譚元春是中國古代的著名作家和文學理論家，明末文學流派竟陵派的領導者和代表人物。提倡性靈之說。著述豐富，但傳世本中祇有選集譚友夏合集和譚子詩歸稍為流行。

譚元春一生中，多年奔波在科舉路上，深受科舉考試之苦。他久困諸生，屢試不利，江夏令西安徐日久、督學錢塘葛寅亮都很贊賞他的文章，但卻未能錄取他。據說是因為「當路忌葛公執法，遂疏論其文瑰琦過度，舉譚子與劉公侗、何公闕中輩諸篇為口實，幾落學籍」^{〔二〕}。以後督學周鉉敦勸譚元春出試，結果仍然未中舉。適逢恩選入太學，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年）以恩貢上京，卻未能登第。天啓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譚元春年已四十一歲，始被主司李明睿拔置楚闈第一。隨後又遭母喪，憔悴草上中，服闋，再上禮部，又不第。崇禎十年，譚元春已「顛毛蕩然，車牙豁去」，再次公車赴京應

考，行至長店，離京二十里，因病猝死於旅店，年僅五十一歲。譚元春文名早盛，歷經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四朝，卻一生偃蹇，賣志以沒，這是譚元春的個人悲劇，也是科舉史上的悲劇。

萬曆三十三年，譚元春結識了同邑的鍾惺。鍾惺（公元一五七四年——一六二四年），字伯敬，號退谷，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遷南京禮部祠祭主事，儀制郎中，官至福建提學僉事。一生仕途多挫折。鍾惺比譚元春年長十二歲，兩人相識時，鍾惺在社會上已有名望，而譚元春則剛出道。然而兩人志趣相投，文學見解相同，都主張抒發性靈，反對摹古，提倡靈迴樸潤的文風，兩人成了終身摯友，「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他們倡導的風格，人稱「竟陵體」，他們創始的文學流派，人稱「竟陵派」。

萬曆四十二、四十三年間，鍾譚合作，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三十六卷，接着又評選隋以前的詩為古詩歸十五卷。數年之後，詩歸盛行於世，家傳戶習，鍾譚之名滿天下。就連對鍾譚持抨擊態度的錢謙益、朱彝尊形容當時的盛況也說：「詩歸既出，紙貴一時」^(一)，「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二)。對詩歸的評價，褒貶相去天壤。贊譽者稱「詩歸一選，手闢蠶叢」^(四)，「抉新領異，奮筆去取，無阿諛意，足使誇者去浮，鈍者長慧」^(五)，而攻訐者則詈之「寡陋無稽，錯繆疊出，稍知古學者咸能挾笑以攻其短」^(六)，「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七)，「正聲微茫，蝴蝶蠅鳴，餽肝鉢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藕絲」^(八)。譚元春去世以後，詩歸熱逐漸冷落。清乾隆以後，詩歸被官方否定並列入禁書目，再也無人重視它。

對鍾譚相去天壤的褒貶以至最終的否定，並非拘限於詩歸一書，更表現在對他們的著作和創作主

張上。這裏僅介紹譚元春。他的師友、擁護他的人喜愛他，器重他，對他的品行和詩文推崇備至。李明睿說：「譚元春『所著書，海內奉爲壇坫』」（九）。高世泰說：「譚元春『至性絕材，清文篤行。孝友類元紫芝，而風流獨迥；介潔如孟東野，而澹宕不羣』」，他的詩文，「篇關師友，則鄭重流連，語涉弟昆，則纏綿悱惻」，「攝古人於烟霜冰雪之中，開後學以靈樸蒼寒之緒」（一〇）。朱之臣稱：「友夏至性遠情，其爲詩清微靜篤，一以傳古人之深意，而生之以變，讀之正如春光搖曳，忽從人之魂氣以赴之，而又莫能問其消息之所在，蓋非常哀樂矣」（一一）。譚元春所作時文，也備受推崇，陳際泰就極贊「其中清遠自得之美」，認爲譚文「立義至深，無論長短偏全莊謔，一以其中之全者被之，所言皆肝膈至要，介然不欺，殆有道者也」（一二）。譚元春之友曾文饒在獄歸堂遺集序中，通過闡論詩文作品「依傍」與否剖析譚元春作品的特有風格，他說：「友夏詩文皆真率，然工巧者不能至也」，「友夏絕去町畦，自開戶牖，真可獨步當時，流譽後代矣。」而錢謙益、朱彝尊等人則對譚元春及其作品持激烈抨擊態度，把譚元春視爲異端，斥爲「詩妖」，錢評論譚說：「以俚率爲清真，以僻澀爲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爲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解之景，以爲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轉陳。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一言之內，意義違反，如隔燕吳，數行之中，詞旨蒙晦，莫辨阡陌。」又引他人之評論，說：「友夏詩，貧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凡也，非近也；昧也，非深也；斷也，非掉也；亂也，非變也」（一三）。可以看出，錢對譚差不多是全面否定的。除去錢謙益等人外，對譚元春和竟陵派的抨擊，影響最大的當屬四庫全書總目了。四庫全書總目沿襲錢、朱等人的舊說，斥責譚元春「好行小慧」，

是「小人而無忌憚者」，譏評譚作「詭僻」、「纖仄」。還進一步把明末的一些不良詩風，全部歸咎於竟陵。它以竟陵為樣板，來評價明清之際的一些作家。如評論明代姚希孟的循滄集時說：「其文體全沿公安、竟陵之習，務以纖佻為工，甚至游廣陵記於全篇散語之中，忽作儻偶一聯」，「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文格乎？」

四庫全書總目的否定成了評價譚元春及其作品的定論。從此譚元春的名字為正統文人所不齒，他的作品被摒棄。學者無需對他作研究，祇要運用現成的結論，如澀奧、幽僻、纖仄、用典太濫等等就可以了。清乾隆以後，譚的著作成了禁書，有些選收譚作的詩文集也成了禁書，譚的不少詩文和專著通紀捷覽散佚不傳，即使有人對前人的結論提出質疑，有心重新評價譚元春，卻也沒有完整的資料了。

縱觀譚元春的全部著作，筆者以為，對他全盤否定的作法是不公正的，錢謙益等人對他的譏刺和攻訐有失偏頗。譚元春有前人指出的毛病，但這些毛病並不遍佈他的全部作品。譚的全部作品，應是精華為主，他是有貢獻的作家，在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下面擬這個問題發表個人的淺見。

譚在作品中特別是序文、書信中經常談論他對文學的主張，甚至在詩歌中也闡述他的文藝觀點，這裏試舉一部分。

「文章思一變，豈敢羨鴻冥」。「終異純魚想，歸惟棲性靈」。（一四）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樸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於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樸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一五〕

「不肖以爲性命之學，反以有名爲宗，如列祖高僧及近代善知識大法師，其成就亦往往如其名之所至，而詩文之事，則非無名者不可。非無名也，名之來無意也。故有志於道者，宜往謁尊宿，而詩文一縷，如天際風鶯，待其煙沒雲滅而求之。」〔一六〕

「嘗言詩文之道，不孤不可與托想，不清不可與寄逕，不永不可與當機。已孤矣，已清矣，已永矣，曰：如斯而已乎？伯敬以爲當入之以厚，僕以爲當出之以闊。使深敏勤壹之士，先自處於闊之地，日游於闊之鄉，而後不覺入於厚中。一不覺入於厚中，而其孤與清與永日出焉。乃知孤與清與永，非我所能使之然也。」〔一七〕

「幽思侘傺，特詩之一種，又自屈左徒以來楚人之一種。」〔一八〕

「詩不可如詞，詞不可如曲，唐宋元所以分。予又謂曲如詞，詞如詩，亦非常行。要皆有清冽無欲之品，肅括弘深之才，瀟灑出塵之韻，始可以擅絕技而名後世。」〔一九〕

「辭人凡九變，大要歸楚辭。三百孔鑿楚，楚賴靈均垂。無論聖與愚，不磨在精思。我所必起者，人亦難廢之。南郢沅湘畔，不見芷與蘋。武陵自有谿，桃花所莫迷。已非古人境，空想古人奇。芳菲存臺榭，我公幸臨茲。愚生本疏內，異采難華藻。靜中悟離騷，稍與初體宜。屈子何哀濱，楚原非猶城。振衣還古則，捨公當爲誰？」〔二〇〕

「詩生於心，而不生於心；畫生於物，而不生於物。物無之不然，物無之不可。即爲詩，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即爲畫，吾終日所見山水、人禽、橋亭、雲煙、草樹之屬，皆畫笥也。凡境之可得而換者，皆笥也。而其人遠想，

所畫山水、人禽、橋亭、雲煙、草樹之屬，光影若執，而其間縹渺滄碧，時時流籩筭外，跡其神氣氣運，反爲筭之所不得收，而筆墨之用，有時奪乎造物者，畫也。」「凡畫之所不得而筭者，皆詩也。」〔二〕

「我朝之時藝，若晉人之放達，窺齊脫擗，風俗成矣。」「善作時藝者，必天下之奇人。未有天下之奇人而肯下墮於近世好奇之習，先持一必爲奇文之心，令人可測其奇而耳目之者也。」「予所最善友孟誕先，奇人也。其制義脈清，格潭而詞幽，致意焉。」「我朝制科，與晉代清談，其揆一而已矣。」〔二〕

「文之妙在縹渺依稀之間。」〔二〕

「顏公書法卓，方圓皆欲除。平生嬉怒情，向此無不抒。碑版盈山川，暇矣德業餘。能令天與地，如人華冠裾。次山領中興，公也拜手書。欣然執末技，甘遜爲不如。推讓事君父，何事肯自居。以此鍊心腕，墨妙有本初。」〔四〕

「尼父詩書二經皆從刪。刪者，選之始也。」「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古今文章之道，若水瀉地，隨地皆瀉，常窟穴於忠孝人之志，幽索人之懷，是二者皆本乎自然，而文章之道，恆以自然爲宗，使非白駕恬澹之人，諷高歷賞，光影相涵，雖其勤心，亦莫得而取之。」〔五〕

這些論述，談到詩文之道、創作風格、寫作技巧、詩文體裁，也談到古與今、藝術與品行、選輯與創作等問題，內容豐富，論述精闢，言之有物，發人深思。反對派譏諷譚元春才劣，明史本傳中說鍾譚「兩大學不甚富，識解多僻」，是不公正的。譚對文學的論述不能說完全正確，盡善盡美，但仍應視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寶庫的一個組成部分，值得今人去探討，去總結。

譚元春寫作了大量的游記、傳記、序引、墓誌銘、祭文、書啓、雜著，其文銘辭、游記爲工，書、序亦

有意致」〔一六〕，每種文體中都不乏優秀的作品。其中如二十四舅氏墓誌銘、將仕郎恩野陳公墓誌銘、廣西吉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以及與鍾伯敬書、與金正希書等等，即使在詆罵竟陵派最激烈的年月，也是有識之士公認的好文章。這些文章，說理透徹，敘事脈絡分明，所記人物栩栩如生，情感真摯動人。黃宗羲稱這些文章「皆一片性地流出，盡洗書本積木之氣，棲泊人心腑間，如吞香咽旨，雖歐蘇不能過也」〔一七〕。

筆者認為，他的散文有兩大特點。

第一、善於攝取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言簡意賅地表達思想。題材清新，立意深刻。敘述娓娓動聽，色彩淳厚樸實。二十四舅氏墓誌銘，用極短的篇幅記敘舅氏的生平和言行，祇有寥寥數語，所記件件都是小事，寓意卻很深刻，讀後耐人尋味。一個辛勤力穡、輕視名利、「勿向幻世作認真事」的恬淡農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記敘的人物，大都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憑着一舉一動的描述，卻使人物聲貌俱在，德業全見。他記事物，例如一鵠一杖，三言兩語就能躍然紙上。他寫游記，讀者就如身臨其境一般。

第二、散文中傾注了作者的真實感情，因而真摯動人，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作者對家人、師友、親朋的感情隨時流露，且傾透紙墨。他寫這類文章不做作，不雕飾，率性而作，寫「性情之言」，因而能使讀者感受到他對親友的記掛和思念，他失去親友的巨大悲痛。款款真情，溢於言表。他規勸親友，有笑容，也有厲詞，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能使親友折服，也能使讀者感動。

譚元春好交游，重友情。他周圍簇擁着不少中下層知識份子，他們喜愛他的作品，擁護他的主張。譚元春曾享有盛名，決不是無緣無故的。李明睿說：「景陵之文，不在文而在交誼之厚，故一時文名噪甚，奪中原七子之幟而建之標，良有以也。」〔二八〕李明睿的話是對譚元春及其作品比較中肯的評價。

譚元春的詩歌創作同樣具備這兩個特點。他的詩作，受到的責難比散文還多，一般用「冷僻拗澀」來概括。但是就譚的全部詩作而言，並不乏生動活潑、情真意切的作品。

把日常瑣屑小事融入詩中，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現詩人的胸懷，使詩中充滿「天真」之趣，是譚詩的一大特點。如病中奉侍老母上紅濕亭子一詩，平易通俗，老嫗也能聽懂，不亞於白居易的詩歌。詩尾「手指荆花勉諸郎」一句，用了紫荆花的典故，並不深奧，加上「以身作杖任母扶」幾句，展現了一幅母子兄弟和睦相愛的畫面，融洽的家庭氣氛突現紙上。這類詩作，譚集中並不少見。

譚詩也以傾注感情見長。親人團聚，友朋相見，譚元春賦詩志喜，從詩題到詩的正文，處處洋溢着喜氣。友人仕途遭挫，譚元春贈詩寬慰，感情深沉淳厚。他的詩歌中，以悼念詩最能體現作者的風格，這裏舉掉念蔡復一和鍾惺的詩歌為例。譚與蔡復一交情深厚，蔡看重譚「筆慧而人樸，心靈而性厚」，而譚則視蔡為「師友骨肉」〔二九〕，蔡亡故後，譚傷懷作歌，歌中他發誓：「我生有願誓當了，棕笠入閩拜阡墓」，他描述自己的近況：「石火忽忽眼中飛，自公逝矣吾潦倒」，他更痛心從此失去蔡師的指教：「新文一卷向誰看，冥默焚之用自考。」〔三〇〕鍾惺去世後，譚元春極度悲傷，一氣寫下喪友詩三十首，首

首是交情，首首含涕淚，把他對好友的深情和思念表達得淋漓盡致。引文中「交終矣」三個字，蘊含着無限的悲痛。李明睿說，譚元春於「師友之情，當吾世罕見其儔」，「則不獨才過人，其德有足稱者」〔三一〕。譚的詩作證實了李明睿的話。譚的這類詩作，體現出來的是厚重樸實，而不是冷灑纖佻，這類詩歌是不能單純以聲調工拙來衡量的。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前人對譚元春的評論，有吹毛求疵，以局部指責全體的毛病，其中有偏見，也有苛求。譚的創作，有特色，有成就，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理應佔有一席之地，不失為一份珍貴的遺產，值得令人去吸收，去借鑒。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譚元春遭受強烈的攻擊以至被否定呢？筆者認為可能有如下這些原因。

一、詩歸的編選遭到一些人的忌恨。鍾譚所以要編選詩歸，是因為「傷風雅之淪喪」，想變革文風。在詩歸序中，他們指責當時的一些選詩者，不「求古人真詩所在」，一些「大家」，選詩時「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鍾譚的批評會觸怒這些「大家」，而鍾譚的評選也有犯忌的地方。蔡復一曾忠告譚元春「詩歸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宜刪去一二」〔三二〕。譚元春自己也說：詩歸出版後，「幾以此得禍者數矣」〔三三〕。

二、正直的為人和耿介的作風使譚元春遭到一些人的忌恨。鍾譚本性「孤迥」。鍾惺「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三四〕，他「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忌之」〔三五〕。譚元春雖不像鍾惺那樣外露，但同樣厭煩俗客，他在答李長叔表兄一信中，

發泄了對俗客的不滿。他不願結交名人，鍾惺為他刻詩南都，他戒鍾惺「勿乞名人一字為序」（三六）。這樣，他們必然失去世俗人的支持，而這些人往往有了一定的權勢。譚元春很厭惡宦官專政，他在作品中揭露宦官的跋扈，為慘遭魏忠賢殺害的楊漣等人作序，為反抗魏忠賢的名臣周嘉謨寫祭葬詩，雖說詩文寫在楊、周等人平反之後，但仍會遭到社會上惡勢力的反對。譚元春敢於為一些遭遇不幸的人物寫詩立傳，他為小人物魏太易哀歌立傳，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舉制度的弊病；他為犧牲在抗清戰場上的兵部侍郎劉之綸作傳，也揭露了朝政的腐敗，這類作品也是要得罪一些要人的。

三、譚元春的作品和創作主張不合正統文人的口味，遭到他們的嫌棄。他主張創新，反對墨守陳規，如他和鍾惺都喜歡用短句、疊句、疊字和虛詞，有詩歌散文化、散文自由化的傾向，這種文風是難以被主張聲律的人們所接受的。譚元春還把家常敘事話語引入詩歌，在詩中聊家常，這類詩歌也會遭到「通人」的指責。他又把深奧的議論文話題納入詩中，這類詩歌難免會奧澀難解。改革本身就會遇到阻力，加上他的詩文中也確有一些敗筆，遭到攻訐也就不足為怪了。鍾譚去世以後，有些文人借竟陵之名來標榜自己，或假托鍾譚之名來出版著作，也壞了鍾譚的名聲，為反對派提供了口實。

四、譚元春天性喜山水，愛交游，他經常在江山幽勝之地聚朋會友，組織詩文社，吟詩作文，他的作品深得山水之助。在復社最興盛的時候，譚元春和四個弟弟都加入了復社，他的朋友如孟登誕先、周聖楷伯孔、譚如絲素臣、萬時華茂先、劉斯陸士雲等也都加入了復社，復社領袖張溥、復社成員徐汧等都曾大力鼓吹譚的詩文。文人社團能烘托文章聲氣之盛，而一旦發生黨禍，又有滅沒的危險。明

末，竟陵派已是危機四伏，清代禁止民間結社，不會去肯定愛交游的譚元春，而譚的作品中，有祭奠抗清將士的詩文，在這些詩文中不乏斥罵清人的詞語，如「蟲虜」等，這些犯忌的內容，祇要舉出幾處，就足以使全書被禁毀。

五、自清朝以來，古典文學界對明末作家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學者往往因循舊說，人云亦云，或者籠統評說，一筆帶過，許多斷語往往與實際情況不符，甚至大相逕庭，對譚元春的評介也是如此。譚的著作遭禁以後，許多詩文散失，研究譚元春既不時髦，也缺資料，譚元春再難擺脫已有的定論了。

由此可見，收集、整理、出版譚元春的著作，為讀者賞析、評論譚元春和竟陵派提供條件，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介紹譚元春詩文著作的版本，並就這次校點整理譚元春集的有關情況作一說明。

譚元春猝死後，遺著散失，其弟譚元聲僅僅收集到部份遺著而付刻，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編輯他的全集，他的詩文究竟有多少，是個未知數。

千頃堂書目是著錄明人文集的權威性書目，祇著錄譚的嶽歸堂集十卷和鵝灣集二卷，也未說明這兩部著作是詩是文還是詩文俱有。清代大藏書家徐乾學家藏譚的著作，今查兩部徐氏傳是樓書目，其中一部著錄譚的著作與千頃堂書目相同，另一部則著錄譚子詩歸十卷，鵝灣集十四卷，嶽歸堂集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中著錄嶽歸堂集十卷，譚友夏合集二十二卷，譚子詩歸十卷。

現存譚的著作中，沒有名爲嶽歸堂集的作品。現存本有：

嶽歸堂合集十卷，明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本書是譚元春的早期詩集，它將譚的虎井詩、西陵草、秋尋草等詩集彙編在一起，大半皆游覽所作。

鄒菴訂定譚子詩歸十卷，明刻本。本書內容與嶽歸堂合集大同小異，像是嶽歸堂合集的別行本，訂定者鄒菴，不知何許人。

鵠灣集□卷，明刻本，湖北省圖書館藏，今存卷一至卷九，自卷九後半即殘缺，現存者均爲散文。

新刻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明張澤等評，明崇禎六年張澤刻本，還有幾種翻刻本。本書在譚集中流傳較廣，影響較大，是譚元春的詩文選集，它選輯了嶽歸堂新詩五卷，鵠灣文草九卷，嶽歸堂已刻詩選八卷，諸稿自序十一篇，在譚集中收輯詩文最多。

鵠灣未刻詩、鵠灣未刻古文，譚元春三弟譚元聲編輯，明末刻本。兩書收輯了譚元春生前未及編收的詩文，主要是晚年在兩湖、江浙等地游歷的作品，以交游詩文和書牘爲主，傳本罕見，上海圖書館藏鵠灣未刻詩（即嶽歸堂未刻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鵠灣未刻古文。

除詩文別集外，在總集和地方志中也保存了一些譚元春的詩文，其中以人琴集和詩慰收錄爲多。人琴集，明錢繼章編，清初刻本，收錄明末七家詩選，其中有譚元春的鵠灣遺稿一卷。詩慰，清陳允衡編，清順治刻本，其初集中收錄二十家明人詩選，內有譚元春的嶽歸堂集選一卷，鵠灣集選一卷，嶽歸堂遺集選一卷。人琴集和詩慰的傳本也罕見。

上述別集、總集，沒有哪一個本子能夠反映譚元春著作的全貌。因此要想編輯譚元春集，尋找底本不易，彙編成集也難。這次整理譚的著作，係將上述各本彙總、打散，互作校補，把詩、文分別編排，合成全集。其詩集以嶽歸堂合集、嶽歸堂新詩、鵠灣未刻詩爲主體，其文集則以鵠灣集、鵠灣未刻古文爲主體，並從他書中輯錄上列各集中或缺或佚的作品，按體裁、時期分別編入全集中。

現存譚元春的幾種著作，在版本質量上參差不齊。
嶽歸堂合集缺目錄，但版刻較早，編排較嚴謹，校勘較精審，刻印也精美，在這幾種著作中，屬上乘之作。

鄒菴訂定譚子詩歸、譚友夏合集在編排、版印方面不如嶽歸堂合集。特別是譚友夏合集，印刷量過大，翻刻本也多，後印本版印模糊，修版描潤有訛誤，如將宋比玉印成「宋北玉」。這兩部著作還有編排錯亂的地方。有些卷帙中目錄次第與正文不符，卻與嶽歸堂合集次第相同，從編排上的錯誤來推斷，這兩部著作的祖本可能是嶽歸堂合集，在「訂定」、「合集」的過程中，因不慎審而出錯。在文字上，這兩部著作也有不盡如意的地方。如自題湖霜草中「自勾萌以之於紅落」句，嶽歸堂合集中正確無誤，而這兩書中「勾萌」卻誤成了「勾盟」。

鑑於上述情況，這次整理譚元春集時，譚的前期詩集，用嶽歸堂合集作底本，中期詩集，因沒有其他本子可用，故決定用譚友夏合集中的嶽歸堂新詩作底本，至於晚期詩作，則祇能用鵠灣未刻詩作底本，並以詩慰、人琴集作補充。譚的散文，因譚友夏合集中的鵠灣文草是選集，不宜作底本，而鵠灣集

和鵠灣未刻古文收錄譚的散文最多，體例也完備，理應定爲底本。

前面介紹的本子，凡未定爲底本的，不論部份或全書，均作爲參校本。此外，有些篇章也用一些明人別集、總集、地方志和專書作校勘，並在校勘記中作說明。校勘記中，鄒菴訂定譚子詩歸簡稱爲譚詩歸，新刻譚友夏合集簡稱爲譚合集。

譚元春晚年用五六年時間苦心研究莊子，寫下遇莊序和遇莊總論三十三篇，高世泰說：「遇莊數篇，神傳蝶夢。」〔二七〕譚元春也自信對莊子的見解「不謬不僻」〔二八〕。遇莊總論是研究譚元春的重要文獻，故於這次整理時將它收入譚元春集。今存明刻本遇莊總論已殘缺不全，幸喜在譚元春評、明崇禎八年張溥刻本莊子南華真經三卷中還保存着各篇總論，今從該書輯出，以饗讀者。

爲方便讀者閱讀和研究，從一些古籍中輯錄了前人對譚元春及其作品的一些評語和有關資料，附在各篇之後或全書之尾。

本人水平有限，整理和校點中的缺點錯誤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指正。

注

〔一〕鄒漪啓楨野乘譚解元傳。

陳杏珍

〔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鍾惺譚元春傳。

〔四〕高世泰譚友夏先生鄉賢檄。

〔五〕李明睿鍾譚合傳。

〔六〕列朝詩集小傳鍾惺譚元春傳。

〔七〕四庫全書總目詩歸提要。

〔八〕靜志居詩話。

〔九〕鍾譚合傳。

〔一〇〕譚友夏先生鄉賢檄。

〔一一〕朱之臣寒洞詩序。

〔一二〕陳際泰鵠鷗集序。

〔一三〕列朝詩集小傳鍾惺譚元春傳。

〔一四〕送王聞修學使。

〔一五〕題簡遠堂詩。

〔一六〕與王以明書其三。

〔一七〕徐允嘆詩序。

- 〔二八〕詹卓爾詩序。
- 〔二九〕辛稼軒長短句序。
- 〔三〇〕馮元成大參來官湖北移書垂問答贈一章。
- 〔三一〕范漫翁題畫詩引。
- 〔三二〕玲光亭制藝序。
- 〔三三〕夕嵐草序。
- 〔三四〕劉濟甫持顏魯公浯溪碑見贈……詩
- 〔三五〕古文淵編序。
- 〔三六〕李慈銘閱明文授讀卷三十四的批語。
- 〔三七〕明文授讀卷三十四。
- 〔三八〕鍾譚合傳。
- 〔三九〕與舍弟五人書。
- 〔四〇〕敬夫師易名祭葬後未即入閩展拜傷懷作歌寄仁夫兄。
- 〔四一〕譚友夏遺集序。
- 〔四二〕譚元春奏記蔡清憲公前後箋削其四。
- 〔四三〕譚元春退谷先生墓誌銘。

〔三四〕明史鍾惺傳

〔三五〕退谷先生墓誌銘

〔三六〕鍾惺簡遠堂詩序。

〔三七〕譚友夏先生鄉賢檄
〔三八〕與舍弟五人書。

目 錄

前 言	一
卷第一 繢歸堂合集一	
四言	一
答素臣七章	二
介姑	三
華山五章送鍾子也	四
松實六首有引	五
枇杷庵禮地藏菩薩立像	六
雷太史家有送子觀世音菩薩畫像一軸	七
其地如西洋布而堅密設色靈幻菩薩	八
手一兒舉念珠似鸚鵡肉情巾袂俱動	九

拜而頌之	一
望白兆八章送朱公也	二
恭謁七章禮玄嶽也	三
淘師	四
圓詩四章爲大司農周公賦也	五
天監七章爲報國寺二松賦也	六
卷第二 繢歸堂合集二	
樂府	一
擬讀曲歌四十六首	二
懊惱曲十解	三
	四
	五
	六
	七

卷第三 繼歸堂合集三

五言古

趁月早行	三〇
送盧非敷北試	三〇
除夕同諸弟妹侍老母守歲率爾命篇	三一
遠村二首	三二
輓謝通明	三三
答贈胡彭舉	三四
吳聖初許以園林兒借讀書同茂之先往	三四
觀之因題壁	三四
虎井	三四
答尤時純貽惠泉並聞其冉涇河成	三四
清涼寺訪謝少連	四五
雨夜贈九雛	四五
趨靈谷道中	五六

胡昌昱來永慶登塔始言寺後有大赤石
尋之則如臺如坡色紅如染旁土皆赤
下有清流環帶悔前此答康虞詩有深
林少一溪之句非昌昱幾失此石與水
矣作詩志愧

贈馮宗之二首

十月二日遠韻弟生子兩兒

自湖上過伯敬道中

夜泛

冬月可愛將赴伯敬招與孟和茂之彥先

諸子賞焉

山月二首

同伯敬孟和坐茂之榻上

湯池

南湖鼓吹曲

初香

送江伯肯先生	四二	黃成玉宅看燈下紅梅	五〇
送孟和兼寄海鹽馮宗之	四一	贈賀克由	五〇
寄懷胡彭舉	四三	閱西京雜記	五一
得茂之書	四三	詠夏統	五二
寄張克雋水部	四三	啼雛引	五二
馮元成大參來官湖北移書垂問答贈一 章	四四	客夜聞布穀	五二
得宋叔意書寄懷	四四	園中	五三
謝彥父兄弟陸舟亭	四五	得家書	五四
南湖十一月二十四夜月	四六	開看胡彭舉畫	五四
孟誕先見訪寒河約入九峰山讀書	四七	菊圃	五四
渡江	四八	讀陶詩詩爲魯文恪手錄	五五
江酌	四八	答吳康虞謝公墩見懷	五五
山行謠	四八	聞林茂之乘使上楚	五六
夜次陽遷同夏平尋山	四八	商孟和以侍姬畫蘭見貽	五六
遊九峰山二首有引	四九	麥枯鳥	五六

得林子丘書	五七	黃成玉宅看燈下紅梅	五〇
贈賀克由	五〇	閱西京雜記	五一
詠夏統	五二	啼雛引	五二
客夜聞布穀	五二	園中	五三
得家書	五四	得家書	五四
開看胡彭舉畫	五四	菊圃	五四
讀陶詩詩爲魯文恪手錄	五五	讀陶詩詩爲魯文恪手錄	五四
答吳康虞謝公墩見懷	五五	答吳康虞謝公墩見懷	五四
聞林茂之乘使上楚	五六	聞林茂之乘使上楚	五六
商孟和以侍姬畫蘭見貽	五六	麥枯鳥	五六
得林子丘書	五七	黃成玉宅看燈下紅梅	五〇

哭江伯肯師	六四
秋深途月詞	六五
寄黃貞父先生兼懷湯臨川	六五
立秋日寄答茅止生	六六
南嶽歸得無易先生書兼蒙刻退尋詩於 都門	六六
見弟遠韻服膺詩勉而贈之	六六
秋野喜王朱明李朱實見過	六七
訪鐘和弟遠韻服膺	六七
掃除候朱觀察將枉寒河居	六七
劉濟甫指余看黃鶴樓旁石上湧月臺三 字	六八
黃鶴樓下觀徐子卿明府所製太白堂及 移置湧月臺諸蹟呈成都朱公	六八
愛紫竹庵路徑因宿其中	六九
紫竹庵僧導予尋上方庵	六九
興夢	六二
和蔡敬夫先生梅詩	六二
伯敬典黔試過家還京與予遇於安陸以 詩三首	六三

行桃川道中憩於桃花源二首	六九
讀蔡敬夫使君助謝少連歸葬檄	七〇
敬夫先生相飲於虎溪山予先往後宿車	
詩見問率有此答	七一
玉華洞	七二
大酉洞	七二
玉田洞	七二
從敬夫先生泛舟登塔至別日作三首	七二
將發答敬夫貽犀杯詩	七三
自武陵往衡山答別楊文弱	七四
將至嶽同伯孔舟望	七四
由絡絲潭至觀音巖	七五
兜率庵閣上聽泉對天柱峰	七五
飛昇石禮魏元君	七五
出嶽路	七六
別伯孔於長沙	七六

游嶽麓寄敬夫先生
憶今年春夏黃美中與予兄弟讀書河上
七六

近聞其客浠川
七七

己未歲呈無易先生
江夏晤陳元朋
七九

龍潭尋蘇端明所書擊空明石
七九

將至仁威觀復過觀十餘里作
八〇

登太子巖晴望
八〇

衡麥同異寄報蔡敬夫朱無易二公
八〇

贈茅止生
八一

送妻父劉悅翁自淮上還里
八一

鶴鳴寺贈徐牟父
八二

送王學憲永啟還閩因懷錢塘葛師
八二

伯敬畫古木寒泉寄董崇相廷尉令予題
之
八二

七月初一夜宿天界寺觀老僧登座施食
五

懺度亡遼將士春亦附薦先魂稽首悲	九〇
感爲之篇	八三
遣使入閩候蔡敬夫先生寄懷一章	八四
九日同王永啟自龍井尋新庵及十八澗	八四
沈子雲鑄印見贈詩以報之	八五
西築贈界公	八五
裏湖午眠適鄭孔肩韓求仲王季和嚴印持鄒孟陽聞子將小舟尋至	八五
與李長蘅舟寓詩二首	八六
入靈隱寺看紅葉同孟陽一首	八七
予將山居幽甚是宋人方圓庵遺址與李長蘅嚴無勅同過	八七
月會詩爲嚴聞鄒李諸兄弟作	八八
別葛師屺瞻	八八
復留吳興與俞彥直同遊	八九
泛苕水至夾山漾迴舟	八九

白夾山漾泛至草蕩漾	九〇
梁溪遇伯敬越遊予別去西歸	九〇
訪鄒彥吉先生山莊談宴兩日夜作	九〇
桃葉渡頭逢汪四闡夫出新詩見示用其二語作起句贈之	九一
唐仲言爲其友籍隱生索詩仲言首而好書亦異事也因並贈二子	九二
贈李校書同潘景升作	九二
贈方孟旋兵部	九三
杜翁餘徐乾之舟訪適南都吳彥先至	九三
公安過袁述之青蓮庵	九四
竹谷中答袁未央	九四
王叟以明待予荊州者彌月入承天寺贈之	九四
楊修齡侍御寄德山先和尚塔銘見示唐大順碑也且云父子剗剔想象乃還舊	九四

觀予奇其事因憶文弱丁巳同伯敬德

山尋碑事甚奇追用其韻 ······ 九五

聞朱無易先生解井陘兵備還成都寄之 ······ 九六

弟遠韻帆閣成 ······ 九六

夢徐九 ······ 九六

送夏乾乾守備虔州 ······ 九八

大啟元年復出應試呈莆田周學使者 ······ 九八

首 ······ 九八

妹婿魏繩吾友魏太易子也贈勉二章 ······ 一〇〇

正月十五夜懸燈桃枝上爲樂示觀者 ······ 一〇一

首 ······ 一〇一

天啟壬戌歲感時寄敬夫先生 ······ 一〇一

與孟誕先住寒溪寺中見武昌舊令陳鏡

清留詩六首中有三鹿魚誤之篇讀之

感人風雅之遺也題句紀異約知我者

賞之 ······ 一〇二

劉濟甫持顏魯公浯溪碑見贈是其先人

景垣文學遺物展觀之暇率有所感 ······ 一〇三

武昌郡贈胡太初司理 ······ 一〇四

柳庵成贈真公二首 ······ 一〇四

黃以實白蘭溪來汲陸鴻漸第三泉見遺

且有贈詩清真洞密喜而和之 ······ 一〇五

成都園解後什邡令謝彥甫歸致朱菊水

先生書蓋蜀未譟時寄也答懷一章用

寫歎聲 ······ 一〇六

卷第四 緝歸堂合集四

七言古

南湖蕩船引 ······ 一〇七

飯性空上人真公作 ······ 一〇七

病中奉侍老母上紅濕亭子 ······ 一〇八

過張無疆 ······ 一〇八

漁父詞	一一〇	一〇九
滯歌	一一〇	一〇九
寄唐宜之京師	一一〇	一一〇
寄題胡彭舉小九華石歌	一一〇	一一〇
商孟和爲予畫山水林茂之題其上余並 作歌	一一〇	一一〇
送耳伯	一一一	一一〇
從俞羨長讀宋幼清九籥集宋復以長歌 見贈	一一一	一一〇
阿丟歌	一二二	一一一
贈姚百雉	一二二	一一一
夏夜古意	一二三	一一一
寄王驛恭南歸北上	一二三	一一一
懷吳康虞	一二四	一一一
雪朝得茂之書及讀余秋尋草歌	一二四	一一一
八月十五夜誕先招泛南湖	一二四	一一一

入甲寅歲欲亭其河上尋以游尼五月歸 見亭基已築喜諸弟同志作歌	一一五	一一五
題伯敬詩集	一一六	一一五
吉祥寺松下夜歌示伯敬	一一六	一一六
玉泉寺鐵塔歌	一一七	一一七
隋大業十一年鑊歌	一一七	一一七
早春入鄖贈無易先生	一一七	一一七
前銀花歌 <small>有引</small>	一一八	一一八
後銀花歌	一一八	一一八
雪蘭詞 <small>有引</small>	一一九	一一九
逢終南老僧歌	一二〇	一二〇
沿月步蒙惠二泉見予與伯敬之詩在焉 向游可慕清感憑心	一二〇	一二〇
放啄木詞二首	一二一	一二一
山雪引	一二二	一二二
湖南清絕地	一二三	一二三